

文

選

四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註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荆

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

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彦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教有刑綏注云綏却也有前一

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銑曰八

尺曰忠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

已輕善曰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

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也向曰括果敗而母不坐故云是知敗軍之將身死

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作斯在字善曰魏

外而家受罪於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

道者罪死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勳儉

險侵軼躔擾疆陞王師薄伐所向風靡善曰獯儉

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



於鑠王師又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也翰曰獫狁匈奴名也謂後魏主也師謂梁軍也

是以淮徐獻捷河充凱歸善曰尚書曰海岱之淮惟淮徐河充皆屬梁地也捷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樂而歸東

關無一戰之勞涂音塗善本中罕千金之費善曰

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油向塗中伏滔北征記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

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涂中皆地名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也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善曰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州也懸隔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五臣本月善曰

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憑陵弊邑也向曰憑陵依據也故司州刺

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猶善本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善曰劉璠梁

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眾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捶其餘眾求恭屍卒不能得也潘安仁所

馬督謀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汗馬督謀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也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方之居延則

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善曰漢書

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戍己校尉恭以踈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良曰言蔡道恭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

之首久懸北闕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

書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豈直受降可築

涉安啓土而已哉善曰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

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向曰漢武帝

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

降是謂開夷狄之士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本

字不時言邁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

也故使蝟謂結蟻聚水草有依善曰漢書賈誼曰高

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獫狁獯鬻

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良曰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蝟蟻

之結聚而方復按甲盤桓救資敵善曰魏志曰司

依水草也馬文王征諸葛

誕六軍案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

曰今逐客以資敵銑曰按不進也遂

令孤城窮守力屈凶五臣本威善曰謝承後漢書胡爽

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接

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向

曰孤城謂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

延頸自貽虧劔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

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

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

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關泥首待罪帝

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

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

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劔劔折挫也翰曰貽取劔

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

宗即主五臣本無景宗即主一句善曰左氏傳曰齊人

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

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滿沸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實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 濟曰駭驚實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

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

行間違茲多幸 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 善曰漢書曰言拔自行陣之間也違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贊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 向曰言景宗指蹤非擬蕭何獲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善曰漢書獸勤勞不同諸將 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 翰

曰茂 重也 負檐 丁濫 裁弛 式 鐘鼎遠列 善曰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

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善曰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涂原豈獲自已 亦當此

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善曰

曹死蔡優劣 五臣本 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

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銑曰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為國苦戰以膏血塗潤原草豈宜有辭

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言視人罔極

毛萇曰靦姑也鄭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也濟魏武置法案以從事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諸應及外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銑曰僚官

也偏裨皆小將也結沾也各罪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臣謹奉白簡以聞曰

狀也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

稽首以聞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善曰沈約齊紀曰整正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彦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

不入汜凡毓育字孤家無常子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

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躬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毋衣無常主也五臣作充土良注

同是以義五臣本義上無是以二字士節夫聞之有立善曰左氏傳臧哀伯

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銑曰有立謂立志也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善曰公羊傳曰魯人

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

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

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善本作

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五臣本作百後當伯字同並已

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善本有伯字又

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

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

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善本

本

無隔攘拳大罵突進房五臣本中屏風上取車

惟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五臣本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五臣作

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善本無至范屋中高聲大

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

善本有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云父與

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以奴教

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後第二弟整仍奪教

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

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五臣先是眾奴善本有兄

弟未善本無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五臣貼

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

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

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整復云

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善員得當伯推

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善本無還擬欲自取當

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

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

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

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

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

責整婢采音劉整五臣本無整字兄寅五臣本無寅字第二息師

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

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整怒仍自

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

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字失車欄子

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整聞聲

仍打遂范喚善本無喚字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

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善本無婢字采音及奴

教子楚玉法忠善本作志字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

建四一

善本作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

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

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苟奴字

列稱善本無稱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

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

糴米遇善本作過字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

苟奴登時五臣本無時字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

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

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

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善本作嫌字被

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

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

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

所連逮結五百本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

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曰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臣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合茸而名

教所絕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平屈原

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也何為

乃爾向曰問閭里巷也閭昔小人也名教謂士君子也絕

也棄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善曰漢書曰班伯出與

朝后犯之親也綺襦紈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惡積豐稔

親舊側目善曰左氏傳葛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

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也濟曰理絕通問而妄肆醜

辭善曰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

善醜也良曰禮嫂叔不通問終夕不寐而謬加大

杖善曰謂打途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

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

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

杖則逃走故警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銑

薛包善本作分財取其老弱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

行年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

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廩取其荒類者曰吾少時所治

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高鳳自穢爭訟

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向曰注

寡嫂

善曰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

為吏又詐與寡嫂詐訟遂不仕翰注同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做文通之

偽迹

善曰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表彥伯名臣頌曰迹滂必偽向曰孟嘗薛包字文通高鳳字

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善曰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王隱晉書沈毓字稚春濟北人

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良曰衣無常主則沈毓也

人善曰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

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

數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檐

昌惟交質

微二反善曰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每貫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金

十則鐘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

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

方言曰江淮謂檐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翰曰漢高帝貫酒酒家折券棄債六斛四

斗為鐘十六斗為庾言雖負鐘庾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嫂車帷為質言整之罪深檐帷裳也

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然康絕交書

曰世教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

向曰紳冕衣冠也除官輒勒外收

五臣本無收字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

善本無闌字龍牽請付獄

測實其

五臣本無其字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善曰吳均齊書曰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

約稽首言臣聞齊犬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往烈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後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後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巡致仕良曰不疑畏其盛大而辭不肯誥書烈業也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

浪合之義升降宗

烏瓜切善隆誠非一揆善曰禮記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歸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

吳都賦曰竊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固

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敵而合也宗下隆高揆度也固

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

善曰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向曰使有倫理次第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

昌亮反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

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翰曰懷嬴

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涇水清渭水濁舛猶雜也自宋氏失御禮教彫

衰

善曰答賓戲曰周失其術衣冠之族日失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

衣冠子孫表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姻婭

淪雜罔計斯

斯善曰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恤仕

斯養卒如傳曰斯賤也賤人也販鬻祖曾以為賈

淪混也罔無也斯庶皆賤人也販鬻祖曾以為賈古道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良曰以祖明日映

曾之高門嫁子女而取財利有如商賈之道明日映

顏曾無愧畏善曰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也毛詩曰不愧于人

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天銑曰明目張目腆厚也

懷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遠世業之懷可懷

欒郤之家前徽未遠善曰左氏傳叔向曰欒郤可改也

既壯而室竊貨莫舊臣之族也 翰曰欒郤皆晉大夫其家以比當時公卿之族徽美也

非阜隸善曰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曰司馬長御竊貨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曰阜又曰與

結禱離以

行箕帚誘之咸失其所 善曰詩曰親結其禱九十其宜毛

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結禱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也 良曰女將嫁母為結其禱禱帶也婦人適於人而執箕帚也今則非其匹偶是以失所

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 銑曰宸歷

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御天下也弘大革改憲法也

陛下所以負辰紀於

興言思清敝俗者也善曰禮

臣實懦亂品

謬掌天憲

理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善

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汝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

右咸各斂手也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

滅也

負斧依南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辰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 翰曰辰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負辰敝俗謂雜為婚姻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濟曰懦弱也御史主天子法自謙已謬妄而在此司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豈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向曰殄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 銑曰宸歷

善曰禮

善

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護使之人隱在君側
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
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良曰權
勢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燠蠹敗也獸道也
言已雖有張網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而
王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綱紀亦敗天道也 風聞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
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

遠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 源雖人品庸陋胄

也 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 寶參華向曰胄代也
華榮華也 曾祖雅位登八命善曰檀道鸞
晉陽秋曰王

雅字茂德東海郟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
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 翰同善注 祖

少卿內侍帷幄濟曰少卿為侍中常侍
帷幄謂在天子左右也 父璿升采

儲闈亦居清顯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
事也何法盛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勳

遂居清顯 良曰璿為東 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

宮官采事也儲闈東宮也 徹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
銑曰諸府諸禁府也通徹通侯也源預列此官 而

託姻結五臣本
作好 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唯

利是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善曰孝經鉤命決曰源
名毀行廢玷辱先人 源

人身在遠向曰在遠謂
在南郡丞 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

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奮胤胄善曰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
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

荀綽冀州記曰 奮高平人也 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善曰
漢書

董仲舒對策曰 家温而食厚祿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音

善曰漢書宋博曰王卿憂公齋閱閱詣 見璋之任王國

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也

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善曰吳均齊春
秋曰王慈字伯

寶早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無為字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

風聞符同竊弄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

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善曰晉初都洛陽故曰西

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撤榮緒晉書陳畧有譽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頴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

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願所殺故云殞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

不聞子孫在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

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善曰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大傳曰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楊仲武誄曰潘陽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濟曰駭

與此異也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

充牀第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賦鷄之責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簣也

良曰媵從婦者也禮云女嫁母施衿結帨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

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帷房之私罪甚也鄙情贅

行造次以之糾慝湯得繩違允茲簡裁善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

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

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銑曰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用之為事慝亦惡也允信也簡裁即略狀源即罪善本無主臣謹案南郡丞

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向曰世資

祖父之業也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

參謂入仕也

抱布

善曰列子曰天下殷紂魯相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 翰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

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源以行媒之禮同抱布之事

且非我族類

往哲格言薰不猶

善本作薰猶不雜聞之前典 善曰左氏

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汧馬督誅曰聞之前典 齊

曰哲智也往哲即文子也格至也家語云顏回曰聞薰猶不同器而藏薰香草猶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 **豈有**

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

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也宋良曰周禮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胄嗣也管掌庫賤人 **宋**

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必

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在氏傳曰阜臣輿又曰僕臣臺 銑曰子姜姓也言源如此等家之子孫而使其 **高門降衡雖自己作**

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茂祖辱親於事為甚

善曰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說文曰機輕易也茂與機

古字同 向曰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也言以己高 **此風**

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民可

比屋而封 翰曰翦除源本塵汚也 聖明之代比屋可封恐此風被及也 **宜實以明科黜之**

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

於來日 善曰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 濟曰伍等也 臣

巴汚謂王氏也方媾謂復如此婚姻革改也 **臣**

等叅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

善曰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

禁止視事如故

善曰言禁止視事使如昔無官之時也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荅臨淄侯

揚德祖

善曰太尉彪子餘同銑注 銑曰典略曰揚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考廉除郎

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脩荅咸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曹植時

為臨淄侯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

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向曰豈由言豈不由也隆重也 損辱

嘉命蔚矣其文

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翰誦曰蔚盛也嘉命植書也辱汚也 誦

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善曰說文曰諷誦也 濟曰諷猶詠也詩有大

雅小雅商頌魯頌 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

五五十七

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善曰仲宣投劉表寓流楚

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表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論飄許京故云豫德連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 良曰仲宣王粲字也寓於楚壤故云漢表陳琳屬於表氏故云冀域徐幹昌於高密故云青劉楨游於許京故云顯於豫應璩時居汝穎此疊植書 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

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違高視哉

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乎

四門周章遠望 銑曰周章馳逐也違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荅 伏惟君侯少

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

善曰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

氏聖善我無令人 向曰體同也發武王名曰周公名資用也 聖善謂植父武帝也 遠近觀者徒

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

傳記留思文章

善曰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善曰漢書相譚曰揚子之書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

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

至於此乎善曰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又嘗

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

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

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

對鶡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託左右是以

歸憎其貌者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

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善曰鄭玄禮記注

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文即是使脩刊定也春秋之成

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弟子拊口

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善曰

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相子新論曰秦相呂

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

篇章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

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翰曰此皆聖賢用心高

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也卓犖高大之貌餘同善注今

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善曰兩

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濟曰植書云今

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今植之賦頌乃

與古詩相類雖不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

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

一書悔其少照作善曰植書云揚雄猶云壯夫不為雄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一書即法言也良同善注

若

比仲山周日之疇為皆有譽耶善曰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

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鴞詩言如

雄言則此二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人皆有過也

竊以為未之思也善曰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向曰鄙

宗過言謂壯夫不為也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

禪書曰飛英聲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功魏願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翰曰魏願追秦於輔氏其勲銘于景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為勲績辭賦

輒受所惠竊備蒙

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也

輒受所惠竊備蒙

輒受所惠竊備蒙

輒受所惠竊備蒙

輒受所惠竊備蒙

輒受所惠竊備蒙

輒受所惠竊備蒙

輒受所惠竊備蒙

輒受所惠竊備蒙

輒受所惠竊備蒙

輒受所惠竊備蒙

輒受所惠竊備蒙

與魏文帝牋

璪璪何足以云善曰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銑曰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

反谷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善曰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

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

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良同善注

章脩云何足以云璪璪小器也

繁休伯

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辭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

丞相主簿病卒文章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笛同音欽賤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向曰繁步何反餘文同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

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

子年始十四

善曰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翰曰鼓吹音樂也妓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

子姓

能喉轉引聲與笛同音

濟曰笛

白上呈見

果如其言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良曰上主上也文帝時未受禪

即日故共

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

壤地

潛氣內轉哀聲

善本作音字

外激大不抗越細

文選早

九

不幽散聲悲舊筵曲美常均

善曰樂汁圖勸曰聖人住承天以立五均均者

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

及與黃門

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

沈浮尋變入節

善曰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

為理樂相譚雜論曰漢之二主內置黃門工倡也向曰黃門樂官名温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

自初呈

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

竭意匱既已不能

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也 翰曰傲欺尚勝竭盡匱乏也言竟不能勝

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

窮優游變

善本作轉字

化餘弄未盡

良曰化變弄曲也

暨其

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善曰暨及也

詠北狄之遐征奏

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

曰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喉轉為之悽傷也頑鈍豔美者皆感之是時日在西隅涼

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

聽莫不泣泣墮涕悲懷慷慨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

墜也慷慨歎息兒自左驥年都史妯妯寒姐名倡

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其史妯寒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說文曰嫫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未之間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翰曰詭

竊惟聖體兼愛好奇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濟曰兼愛多所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

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

樂蓋亦無量善曰左氏傳曰得呂寓目焉詩曰吉甫宴喜

之與及也斯調喉轉也欽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

陳孔璋

善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向曰東阿王曹植也餘同善注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

君侯體高俗李善本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善

漢書爰盜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

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
豫讓之女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
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
莫邪 翰曰辱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貌也 濟曰王即諸

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高 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善
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 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
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諸侯乎過
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鏗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
如兩錢之錐今子持鐵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
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
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
貴於立斷截也皆謂植之才藝同於此矣餘文同 此乃

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善曰言天性自然受
書傳曰稟受也 銑曰顏回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 音義既
高言植之文堅而且高鑽仰者終不可近而致之 音義既
遠清辭妙句焱 念絕煥炳 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
向曰焱絕煥炳言文辭光

明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况
於驚馬可得齊足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騁馭古之駿
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
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
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驥良馬名可得言
不可得也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

人虫鄙益著 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
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
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
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濟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比
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比 載懽載笑欲罷不
其文見植文之美而覺已文之惡矣 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 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
積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 良曰載則也歡言美之也韞
藏積置玩珍耽好也琳死罪死罪 為吟頌者愛之深也

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 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
積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 良曰載則也歡言美之也韞
藏積置玩珍耽好也琳死罪死罪 為吟頌者愛之深也

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 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
積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 良曰載則也歡言美之也韞
藏積置玩珍耽好也琳死罪死罪 為吟頌者愛之深也

荅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善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荅此牋也 銑同善注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隆

五臣本作降

形於文墨

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一二三諸友零落

略盡此追云慮存者也形見也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善曰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

貨曰歲不我與疾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

昔侍左右則坐眾賢出

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

壽

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 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則列也眾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

自謂可終始相保

五臣本作報

並騁材力效節明主

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

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

五臣本作試

如來命惜其不遂

可為痛切

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來書之言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

凡此數

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

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善曰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 向曰雍容善和貌虞度也有度謂寇至也輻至言眾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

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翰曰

孝武漢帝也阮瑀陳琳也儔類也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

善曰漢書曰唯

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弃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濟同善注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

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

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銑曰謂後俊者也孔子云後生可畏伏惟所

天惟所善本無伏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

善本作圃字

善曰蒼眉戲曰真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章之圃項代曰場圃講藝之處也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

典籍為場圃而優游休息於其間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擣藻下筆

鸞龍之文奮矣

善曰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

蒼眉戲曰擣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休向曰抗高也擣亦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色彩章也奮振也

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

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

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向曰更始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故質以此此眾議所

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以歸高遠近

所以同聲也

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向曰同聲言俱謂然也

然羊歲若墜

今質已

五臣本無已字

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

不復若平生

善本作日字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

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

也慎子曰以處無過之地則世游宴之歡難可再遇

俗聽矣翰曰墜失初正蹈履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

之會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下愚不移濟曰易云雲從

際會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時邁齒戴結猶欲觸曾奮自展其割裂之

用也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

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不勝悽悽音婁善曰尚書曰

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銑曰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

太子牋向同善注

吳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

燈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

觴旬日無以過也善曰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

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善曰孔安

頓酒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失良曰沈即以五日到官初

至承前未知深淺善曰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

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善曰左氏

傳賓媚人

銑曰謂前人之教化

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 向曰岡山山脊也平代二郡

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相貫高等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向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翰曰鄰近栢人縣名餘

重以泚 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 文同 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

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入黃河泚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技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 濟曰漸漬浸也疆界字居也漢使韓

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躡山

斬成安泚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喟然歎聲 南望邯鄲想亮信也不用左車之言而敗故云失策也

廉藺之風 善曰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 **東接鉅**

鹿存 五臣本 李齊之流 善曰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

不在鉅鹿也 良同善注曰鉅鹿縣名也 **都人士女**

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善曰西都士女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

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 而

質闇弱無以莅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莅臨也 若乃邁

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

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 善曰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又曰樹之風聲詩曰爾公

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 至於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 濟曰邁行豫樂也

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

之桀善本作傑字 善曰爾雅曰科賦事行刑資於

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善曰國語樊穆仲曰魯

訓而咨於故實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慄危懼貌 良曰往

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

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

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

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

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

格五召侍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

銑注同曰皆克復舊任軌迹也今不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

侍與被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善

作顯左右之勤也翰曰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古

今一揆先後不質構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善曰爾

易也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如今 濟曰揆聊

以當觀不敢多云良曰觀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綫

阮嗣宗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

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

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為其辭
良同善注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銑曰嘉命即魏冊命

竊聞明公

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

同風襲德賞功有自來矣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襲有德左氏傳叔

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向曰自從也

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由臣耳一

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

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

蒙

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蒙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翰曰武王既成

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治曲阜有龜蒙龜蒙魯之山名光大宅居也

呂尚磻磻

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善曰尚書中侯曰三后迴駕水畔至磻磻之水

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

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翰曰呂尚釣於磻

磻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而滅殷故云指麾

自是以來

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

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跋踏也

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況自

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

善曰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

上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濟曰先相謂宣帝為魏丞相也世有言不絕也

翼輔魏

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

善本作民字

無謗言

善曰南都

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良曰綏安也

前者明公

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

東馳迴首內向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書

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隳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澤迴首面內劇秦美新曰迴首內響喁喁如也銑曰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

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

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涉三越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

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懾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及閩越也向同善注曰叛逆謂諸葛誕反將則唐咨等輕銳勁利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界攝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宇內康寧苛隱

不作善曰過秦論曰苟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隱不作盜賊伏隱也翰曰寧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獻舞獻樂舞故

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五臣本開國光宅

顯茲太原善曰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良曰謂封為晉公明公宜

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善曰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

軍志云允當即歸銑曰旨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意人事也元功盛勳

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向曰元大也光光明貌如彼謂破姜維之

類國土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巍巍高貌內外協同靡僭靡違翰曰協合靡無僭言失也內

外其心合同由斯征伐則可朝五臣本服濟江掃

無相違也

除吳會

善曰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華隱五刃朝服以濟會吳地名掃河而無林揚焉文事勝矣

除謂滅吳也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善曰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犢塞

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言滅蜀也望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

善曰長揚賦曰迴戈聊指南越

祀謂祭此山焉相夷靡節西征羌獷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

遠無不服邇無

不肅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也

大魏之德光

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相文

良曰唐虞堯舜也相文齊相公晉文公皆輔翼

周室而公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

由豈不盛乎

善曰莊子曰舜讓天子於子州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

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也濟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

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揖謝皆讓也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

小讓也哉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向曰鄰

比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翰曰不通謙辭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濟注同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

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

上黃下烏之水

願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善曰左氏

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固王命論曰鴛鴦之乘下聘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

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

若沃若調柔也良曰潢汗兩水也沃若良馬行貌言此水

雖崇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行必見竭涸疲殆無由致

也自喻策鄙才疆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己所以終莫遂也

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善

作歎也烏合反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臯壤

字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揚子見歧路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哭見於孟嘗孟嘗君

為之嗚嗚流涕歎與嗚同銑曰臯壤搖落謂秋也歧路

東西謂別也惆悵嗚咽皆悲傷也臯壤川原歧路行道也**況**

五臣本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善曰楚辭曰身服義

作恐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善曰楚辭曰身服義

曰擁抱也孟子曰子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

向曰言服習王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從也

邈若墜雨翩似秋葉音帝善曰潘岳揚氏七哀詩曰

雲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

帶翰曰墜雨離於雲秋葉去於樹喻已別王也邈遠翻落

也**眺實庸流行能無算**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

良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言遇休明之代**褒采一介抽**

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揚小善**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

之有**故捨耒**對**場圃奉筆兔園**善曰詩曰九月築

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銑曰捨耒罷耕**東**

也場圃田園也奉筆兔園請事於王也梁孝王有兔園**亂三江西浮**五臣本**七澤**善曰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

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善曰三江西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

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向曰王爲東中郎

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會稽越境**契闊**

也七澤荆州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浮游也**戎旃從容讌語**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

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翰曰長裾日曳後乘

謂從行也契闊勤苦也戎兵也旃旌也

載脂善同濟注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

云文學託乘於後濟曰魏文帝書

未測涯俟善曰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崖際也瞻乾也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肌骨善曰不

撫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壘歸蕃刻肌刻骨銑曰不

寤滄真未運波臣自蕩善曰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

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向曰寤滄真也滄溟海也莊子云鯤化為鵬海運將徙於南溟

滄溟未運王未遷轉也波臣自喻也渤解方春旅翻先謝善曰滄溟

喻王波臣旅翻皆自喻也翰曰解朝云若渤解之鳥也渤

解海名方春鳧鴈時也喻王左右居也旅翻先謝自喻云王

也謝去也清切潘房寂寥舊華善曰潘房王府舊華

翻鳥羽也詩曰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傳曰華門圭竇之人皆

舊所居也清切懷傷也寂寥無人也輕舟反溯素弔影獨留善曰言舟

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

情愧赧也良曰別王乘輕舟反向而望心已馳於王左右

矣而形影相弔則留礙矣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

滋深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

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

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

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

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也見似人者

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銑同善注曰言己

想望於王猶白雲在天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

渚善曰冀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艤

舟名也翰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王還京都也青江亦

六選四一

三十一

春晚也名王乘也 舳舻 朱邸方開 效蓬心於秋實善曰史記曰諸侯朝天子

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

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

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濟曰朱邸謂王在京之邸朱其

戶也蓬心非特達眺自謙也樹桃李秋取其實也眺願因得

效已同於此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善曰良注

而少報王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其

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躡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

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

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棄

之臣不勝哀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

告辭悲來橫集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

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疇胎又曰俛

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 銑曰橫

交不任犬馬之誠善曰史記丞相青翟

也善曰臣不勝犬馬之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

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

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

官而謝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

肅膺五臣本 典冊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

受大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

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 舍生之倫庇身有地善

功高天下 濟曰副被也 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

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良曰含生有生之類庇託也 況昉

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善曰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之

末列曾受教君子哉 銑曰君子

謂高祖與咳改唾為恩眄眄力成飾善曰莊子孔子

聞咳唾之音古詩曰眄眄以適意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睨曰益死善曰吾未獲死所翰曰言懷恩惠自顧知以身命報德也昔

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五臣本作契若結反**之旨形乎善謹**

豈謂多幸斯言善本作其字**不渝**善曰梁史曰始高祖遇

謂昉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王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

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衛青曰臣幸得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方漢書衛青曰臣幸得

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濟曰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末

也提契謂許以為記室也旨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

餽善曰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餽也

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栢生欲借書班嗣報良曰言謬不能

曰不結聖人之網不輟驕君之餽也湯

先覺高祖之必貴而仕齊是淪沒於驕君之餽餽食也湯

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五臣本作歡字善曰

風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憂樂別也銑曰此高祖殺東

昏侯昉免死非復相弔也高祖既成大業而得相歡也餘注同

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善曰易曰易有太極是

初誰傳道也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

高也二儀天地也勳功也遂古往古也將使伊周奉

轡栢文扶轂善曰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栢曾

栢文謂齊栢晉文翼戴周室也使神功無紀作物何稱

之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過之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若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

朝初建俊賢翹首善曰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

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濟曰謂高

祖如神妙之功無能紀述造化萬物何以稱之作造也府

也維此魚目唐突璵璠

扶元反善曰魚目似珠璵璠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燕菁唐突

人參也銑曰魚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祖唐突猶抵

顧已循涯寔知塵

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

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向曰涯分寔是塵汚忝辱也翰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誅已罪又與之

官是再成於己其恩難以答也造成也

雖則墮越且知非報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

小白恐墮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不勝荷戴

屏營之至

善本作情字善曰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謹詣廳奉白

賤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

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帝也餘同善注

任彥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

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

銑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稱策書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心謂授梁也

虛受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向曰

摺紳顛顛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

深所未達

善曰李奇曰摺紳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

曰萬人顛顛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達也翰曰蓋聞摺紳謂百官也顛顛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

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

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敢取其
金孔子曰賜也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
注曰致之言至也 濟曰皆此言者 高蹈海隅匹夫之
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餘注同

小節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夫石戶之
農夫以舜之德為未至於是負妻攜子以入于海終
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
良曰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也餘注同

是以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

為讓 善曰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小周公旦踐東宮復
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
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
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
鈐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 向曰太公即磻溪之水釣其涯
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佐周克
殷遂封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

況世哲繼 軌先德在民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
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

欒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翰曰言況高祖之家
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為齊侍中兄懿監郢

州經綸草昧歎深微管 善曰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之歎微也 又曰天造草昧 濟曰綸理也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又深也微無也

加以朱方之 役荆河是依 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
左與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
城慧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

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
豫州 良曰令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
實依高祖之功也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善曰尚書曰班師振
兄懿之功也 旅孔安國曰班還也

雖累繭 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
于西 銑曰師入曰振旅造成也王室言齊室也

救宋重眡 尼竹存楚 善曰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
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
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
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眡也淮南子曰申

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
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眡也淮南子曰申

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
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眡也淮南子曰申

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
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眡也淮南子曰申

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
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眡也淮南子曰申

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
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眡也淮南子曰申

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
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眡也淮南子曰申

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
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眡也淮南子曰申

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
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眡也淮南子曰申

包胥累繭重胠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五臣與善本同

以善本作居字今觀古曾何足云翰曰以懿觀之墨而惑

其盜鍾功疑不賞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

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

者不賞濟曰言東昏侯欲掩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闡豎而鳩殺懿也有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

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惟重皇天后土

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

地告龍逢之怨善曰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

歸政闡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鳩薨論語比考識曰殷感

姐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

論語陰嬉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封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虛王

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曰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

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銑曰酷當痛也紂惑姐已玉

馬走宋宋謂微子開於宋也玉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昏無道

賢人歸於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出於庭中

地曰族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言桀必見禽也謂

東昏殺懿懿與齊同姓其怨咎有如此也明公據鞞輟哭厲三軍之志獨

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荆

孫策云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

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元大

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向曰孫權兄策

為許貢客所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

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此二主三軍義士為

之激厲也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善曰王逸曰

輟止也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

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翰曰楚辭

云使湘靈鼓瑟兮海若舞海神也齊桓公北伐見一小

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與則見祗

神也山海之神罄盡而效其福祉 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

一匡靖亂 善曰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

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

務靖亂無勤於行也良曰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

伐葛伯殺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

伐之事而類於此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善曰左氏傳介之推曰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

而得為天下父母濡足以救於人也且明公本自諸

生取樂名教 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

向曰言高祖起自諸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善曰王隱晉

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孫綽子曰或問不

雅俗曰徑渭分流雅鄭異調 翰曰雅俗謂正風俗

習孫吳遘茲神武 善曰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

不殺者也良曰孫子驅盡誅之氓 善曰本傳曰周

吳子皆兵法也遘成也 濟必封之 善曰謝承

獨作兕 為君子將 無將字 使伊周何地 善曰謝承

暢誅劉表曰遠伯取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 其等不

也 翰曰言為君子將使伊尹周公何地而立也 其等不

達通變實有愚誠 善曰周易曰通 不任控 貢款悉

心重謁 善曰論語注曰控控誠 伏願時膺典冊式

副民望 善曰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傲儻為志高問掾王默然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訖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王默懼與籍書勸說之於是鄉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濟同善注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

善曰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良曰書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含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為太尉羣英翹首俊賢抗足善曰易通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

皆翹首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

善曰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

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五臣本作彗自歲反善曰史記卜商字子夏禮記

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如今卒持篲也銑曰擁鄒子居五臣本有於字黍谷之陰

而昭王陪乘

善曰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王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向曰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夫布衣

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

為道存也

善曰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韋皮也

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猥頓也

良曰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



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翼戴其

世主者其眾也

銑曰東臯籍之所居之東也澤畔曰臯稅國稅也當塗謂事貴人也

負薪疲病

足力不彊

善曰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

非足力之所及也

向曰

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廻

謬恩以光清舉

翰曰克能也稱己無德則辟命為謬恩廻以聘賢則庶光於所舉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善曰', '孟子', '翰曰', '稱己', '無德', '則辟', '命為', '謬恩', '廻以', '聘賢', '則庶', '光於', '所舉', '矣']



